

情

圓

郁君上

豪站在窗前，看見小林正哼着「維也納森林」的調子，好高興地走進宿舍大門。

小林已經新理好了頭髮，他換了一套很挺的鐵灰西裝，才走進豪的寢室說：「該走了。別讓小姐久等了。」

豪和小林走出宿舍，向翠疊山下走去。太陽仍在西天搖曳艷麗的尾巴，路旁的白楊樹梢映着早出的星光；遠遠市區上空熾就了燈海，遠看是多靜的光，但其中却不知蘊多少瘋狂。

「春天的晚風很涼，穿上衣服吧！」小林對豪說：

豪將吊在臂彎的上裝披在身上。一股芬芳隨着晚風散發，迷入鼻孔，直逼心脾。豪這套藍色西裝是班代表陵借給他的。

陵曾經說：「小茵喜歡藍色，藍給她一種清雅超脫的感覺。上衣還噴了一些康乃馨的花露。小茵很喜歡康乃馨香，我特地為你在實驗室花三天去抽取五西西的香露。」

小茵是個性情很好的端秀女孩。一六〇公分高，眼睛亮而靈活，一臉的柔美溫和。討人樂於接近。

豪苦笑道：「很感激你的心意，只怕我沒福氣。」

「廢話。」陵說：「小茵不是那種女孩。」

走到山麓的香園門口。豪就看見茵站在女舍南樓的窗口。她笑着搖動她那纖秀的手，手指捏一小白方絹。

「你們很守時。」茵說。小林走向北樓接他自己的同伴去了。

豪向茵笑笑，但是內心却很矛盾。興奮中參雜着不安。

茵穿着一件小白格子藍洋裝，透着淡雅的美。陵特別請她由豪接去參加舞會，這是班上許多男孩子冀求不到的好差事。然而，豪開始並不打算要參加這次的畢業舞會，因為豪找不到舞伴，絕沒想到陵會安排他和茵成伴……。

「我們走一段路，到六張犁叫車吧？」豪說。但他心中却不高興誰與的規矩，為什麼一定要用計程車接送女伴？

「我們搭公車去，好吧？反正時間還早。」茵用她明亮的眼睛看豪，笑說。

豪眨眨眼，迷惑地望她，「為什麼？」

「我們不必與那種規矩。」

豪想起陵的吩咐：你要好好待她喲！

「陵要怪我的。」

「有我替你解釋呢！他怪你怎麼的。」

兩個人默默走向六張犁。兩人都很想再說一些話打破這種太過靜寞的路程。但任便豪轉了千百回腦子也找不出一句體切的話。他想起陵說過：「我看出來你喜歡小茵已經很久了，也許不只是喜歡。但你好像一直被過去所影響。過去的事，不會再發生的」豪很是矛盾，他心中塞滿了想說的事，就因為矛盾使他找不到適時的話頭。這時候的他敏感得有些神經質，總覺得很容易說錯了話。……

過去該是三年多以前，剛進入大學的時候，豪就先有一陣子羅曼蒂克的日子。那時候豪和萍要好極了。

萍是個花樣很多的女孩，頑皮的嘴唇愛捉弄人。禮哲曾勸豪不能對她用情，她的男朋友多達半打。豪也曉得這些事，但他認為萍跟他頂要好。豪剛進了大學過着很有信心的大學生活，那裏會在自己的信心上加個問號？所以他回答禮哲：「我能改

變她」斬釘截鐵地。

然而，兩個月後，他們的清感」就觸礁了。她逼着豪帶她去跳舞。

「人家每個星期日都去郊外玩。你呢？」

豪便趕緊勤練了幾種交際舞，然而任何新鮮的事物都會褪色。豪是來自窮鄉僻壤的孩子，帶着很濃的書卷氣和一點鄉土特有的優氣，這種氣質使萍跟他接近，也因着這種氣質使他們分開。

在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。天空却是星斗熠熠。豪站在女生宿舍北樓的門口，向萍說道：「我們去新生看場電影好嗎？」

「不。」

「去嘛。剛考完了期中考，又沒事。」

「不去。以後你也不用再來找我了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厭倦了你。」

然後，楓林鑽出一個修長、結實的男子，G大的學生。萍迎向他，全不顧豪扯曲一臉的悲痛，將手攔進他的臂彎裏，很快樂地笑着走了。笑聲刺豪的耳膜，咯噠咯噠的高跟鞋聲，豪竟也覺踩他的心房欲碎。

雖然那一段時光已經發霉了。但是這種記憶時常在警告豪得與失的懸殊。因此他除了書本之外，不再在感情上極積了。

六張舉到了。豪的回憶因爲十五路公車的喇叭聲而中斷。他抱歉地瞧了小茵一眼。

「你沉思够了。」小茵笑着說。

舞會在南京西路小萍家舉行。小茵和豪商量好選角落的位置坐下，會場佈置得很雅緻，博厚設計的。燈光換成藍色時，第一支曲輕柔地流出來，滑進了舞「池」，就像漾在藍藍的海中。

豪只跟小茵跳了兩曲，她就讓接踵的同學請去。每次她都先舉目徵詢豪的意見，她那詢問的目光，蓋着淡淡的藍，夢境似的。

舞會後的日子，豪滿腦子是小茵的人影。走路時有她，看書時有她；在實驗室燒杯內的乙醇液面也像一面鏡子照着嬌美的笑容。但是豪却盡量避免和小茵碰面。上課，要等鈴響過了，才由後門進教室，坐在後面，避免和小茵坐在一起。他不是不喜歡小茵，他見慣了小茵熟悉她的一切小動作，走路的姿勢；風吹時，小茵那頭細柔的頭髮，他都哼得出飄動的節拍；閉起眼，就捉摸得到她那很惹人愛惜的典雅。而依他的年齡，及「大學是黃金時代」這話的俗套，他有時是應當在校園大道，水銀路

燈的紫色光影下，和年青的女孩戀愛，在平整的綠茵上坐着晒月光的。然而，豪已經不敢再輕易擷取愛情。人有了一次失敗，總是謹慎些，膽怯些。

豪在課室或實驗室沉默多了。他這麼做，多半是由于感情的抑鬱，還有是因爲畢業考的迫近，他必須多掙取一些時間來看書。圖書館坐無虛席。所以豪不去家教的時候，總是呆呆在實驗室裏看書，或趕他的畢業論文實驗，直到宿舍大門要上鎖才趕回去。

那是一個很美的黃昏。豪先把書包放在實驗室，然後走到形態館後面那家小飯館，吃了一碗麵再走回實驗室。走到窗口的時候，看見小茵和莎已經在實驗桌邊看書。豪怔了一下，他怕看見小茵關懷的眼光，甚至不敢走進去拿出書包，轉身就離開，走向宿舍。……

陵夾着書正準備出去。陵說：「忘了什麼東西嗎？」

「不，蘇茵在實驗室裏。」

「於是你就回來？不行，你不能怯懦。」

豪抬起眼就觸到陵滿眼殷切的關懷。

「我不是怯懦，只是……。」豪說：「嘿！陵，麻煩你幫我把實驗室裏的書包拿出來給我，怎樣？」

「哦，你這是什麼話！這不是你平日的作風，太不太大方了，你不自己去，誰也不幫你。我走了，你自己打算。」

豪看着陵走，發了好一會呆，猛然想起什麼。他走到博厚的桌前，抽出一本書。書沒有筆記的簡明扼要。

寢室裏沒有風吹進來，一切很靜——屬夏天熱的靜，豪彷彿聽得到陽光餘留的輻射從牆磚的分子裏再輻射出來的聲音。豪走到窗口，倚着窗檻，窗上有一盆石竹，紫色的花，很好看地挺立在幹尖。偶然避過窗扉的微風，輕輕撩動它嫩綠的葉。豪把臉靠近葉子，感受它蠕動的涼，他的視線投向實驗大樓，內心可真想跑去和小茵共讀。哦！他想接近，却又逃避。他被矛盾撞擊得沒有主意了。

夜漸深。豪在寢室抱着書走來走去，三個小時已經過去了。他合起書，倒一杯開水站在窗前慢慢潤喉。他抬起臉數天上的星斗，一輪明月忽然從一朵划出，蔚起一穹品藍。

當豪的視線從天空跌落到宿舍的圍牆外時，牆外小徑有個提著東西的女人。凝神一看，豪的心就忐忑亂跳，雖看不清那張月下的臉是誰的，但豪直

覺那是小茵。豪又希望不會是小茵。這麼晚了，她來做什麼？難得有一個女孩敢獨自摸黑路到男生宿舍來。豪想不出有什麼理由會促使她來。那個女孩每近宿舍一步他就更肯定是小茵無疑，她走路的樣子很美。

她不會是來找我的。

豪想小茵走得更近，已經進了大門，脚步快了，簡直是跑着的。當豪看見她手中提着的東西時，血液像要沸出來，臉脹熱了，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動……。

豪高叫一聲「茵」。小茵也喘着氣叫了一聲，不料一不留意就被小林棄置路旁懶得收拾的啞鈴絆了一交，書包和一個西點盒子被她壓在身下。

豪奔下樓，小茵已經站起來。豪替她拂去衣上的泥沙，發覺她的手肘擦破了一塊皮，滲出血。

「不知道麵包壓壞了沒有。」她還忙着解釋「你老是空肚子開夜車，鐵鑄的人也會吃不消的。」

「無所謂。混泥沙也吃得的。」豪俏皮地說。他得到鬱悶消散後的暢快：「我們到會客室去。我回寢室拿藥替妳敷。」

豪用藥棉蘸了雙氧水替茵拭淨傷口的泥沙。她沒說痛，微笑看他給她敷藥，裹好紗布。

「不痛？」

「不，反而有舒服的感覺。」

「真是。平常見到血就驚叫大喊！」

「你才真是。書包放在實驗室，這麼晚了還不去拿回來，害我為你着急，該罰不該罰？」

「真謝謝妳」

「還說謝謝呢！看你明天那門怎麼考法？」茵說：「該走了。你們男生宿舍的路怪黑的，好可怕。」

「可怕？方才妳是怎麼上來的？」豪打着哈哈，有意說玩笑。

「妳壞透了。」

「圓滿的喜劇」陵突然走進會客室說。小茵臉上紅出一片霞。

「好傢伙。鬼鬼祟祟的，太不大方了。」豪笑說。

「冤枉。這是會客室，誰都可以隨意進來逗留。」陵說。「好了。別磨了。關門的時間快到，快送小姐回去吧！」

妳加重聲明「妳含情脈脈地欣賞我」時，妳射出的毒箭支數並不少於我的傾訴！妳說該不該槍斃三次？

說真的，妳可惡透頂，我儘是天天在妳上車時上車，下車時下車，妳就斜着眼珠對我望！幸虧，我沒敢忘「迷死」的原則：「三分誠心，七分臉皮」，否則，怎會在我進攻第二遭的當兒，妳加上了撫櫻唇的表情？喔！別誤會，只是我非常着迷於妳美妙的「白眼」和帶着絲絲兒撒嬌的「嘟嘴巴」。我真覺得莫名，每次妳瞥見我總不會忘了鎖上彎彎細眉，難道妳不能自己想法子消除這份痛苦（我想鎖眉的滋味不甜是嗎？）？真不愧人常說：「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。」其實啊！妳只要發自內心地對我笑一笑，包妳多活三天在我心裏，相信嗎？如果妳想試，我願意當試驗品！

好了，我的公主，我不會恨妳的，因為妳說過「討厭死了我」，倘若，我也對妳生出怨氣，負負得正，我為妳絕食的可能性將會在百分之五十以上，豈不太慘？昨天日記本上才加上一句「我願以我最大的努力去開拓我的洞房」呢！算了，算了，我已看破……就說看破妳的心吧！但願妳能想像出我講這些話時心傷的程度。祝永遠念我！

妳的準夫婿敬上



親愛的寶貝：

別再堅持妳那份特有的客氣了，就讓我這麼稱呼妳一次吧！也許，這是最後一次，別緊張，淡水河裏並沒有我的另一半在向我招手。妳懂吧？我是說如果妳再退給我一份超重的原封情書（我的心血堆積而成）時，我也許不敢再打擾妳了，相信以我這一表人材定可打動另一位候補的心，妳想是嗎？

記得那天妳含情脈脈目送我下36路車時，我就沾沾自喜，雙手捧着一顆鮮紅真誠的心，正想實現我那百分之一百二十的自信時，妳却不偏不倚地射來一支毒箭：「活見你祖宗三代鬼！」我回復地向